

莫 斯



音乐爱好者丛书 ● 音乐散文篇

如歌流浪

R u g e

R i u l a n g



上海音乐出版社





音乐爱好者丛书 ● 音乐散文篇



R u g e
L i u l a n g
如歌流浪

莫 斯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歌流浪/莫斯.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4

(音乐爱好者丛书)

ISBN 7-80553-885-9

I. 如… II. 莫…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762 号

责任编辑:王亚平

封面设计:陆震伟

如歌流浪

莫 斯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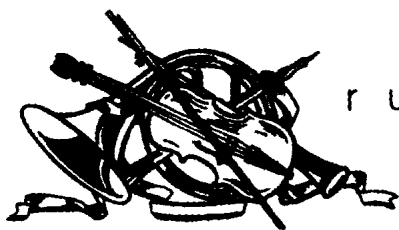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3,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80553-885-9/J·751 定价:15.00 元



r u g e l i u l a n g

目 录

- 3 雪山下的乡村圣咏
- 15 哈哈图良的《马刀舞曲》印象
- 17 有感舒伯特的《圣母颂》和古诺的《圣母颂》
- 19 匈牙利舞曲,我偏爱第一首
- 21 我只会哼《阿莱城的姑娘》第一段
- 23 戏说马斯内的《沉思》
- 27 《野蜂飞舞》等于给昏病扎针
- 29 乱比几个小夜曲
- 31 听玛祖卡而闲议肖邦
- 33 漫议舒伯特
- 36 闲聊比才的《卡门》
- 38 闲议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
- 43 听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
- 45 初听雅纳切克的弦乐四重奏
- 48 再听雅纳切克
- 50 我的音乐恩师:越胜君
- 59 小忆王洛宾



目 录

- 61 小忆刘炽
- 63 小忆沈湘
- 69 男高音范竞马轶事
- 73 谈谈我的哥们儿：之大爷
- 81 拉萨的帕提(PARTY)轶事
- 84 宿根花卉园的小歌唱

- 91 燕山歌谣
- 95 以音乐的角度说说《垃圾芬芳》
- 101 甲八斋的音和乐
- 109 苏联情结
- 115 曾为电视剧《贺兰雪》提供歌词
- 118 怀柔水库边的小歌唱

- 122 摇滚旅行
- 139 述评崔健
- 148 听平克·佛洛伊德有感
- 150 由林肯中心爵士乐团访华谈起
- 152 乱谈马萨利斯及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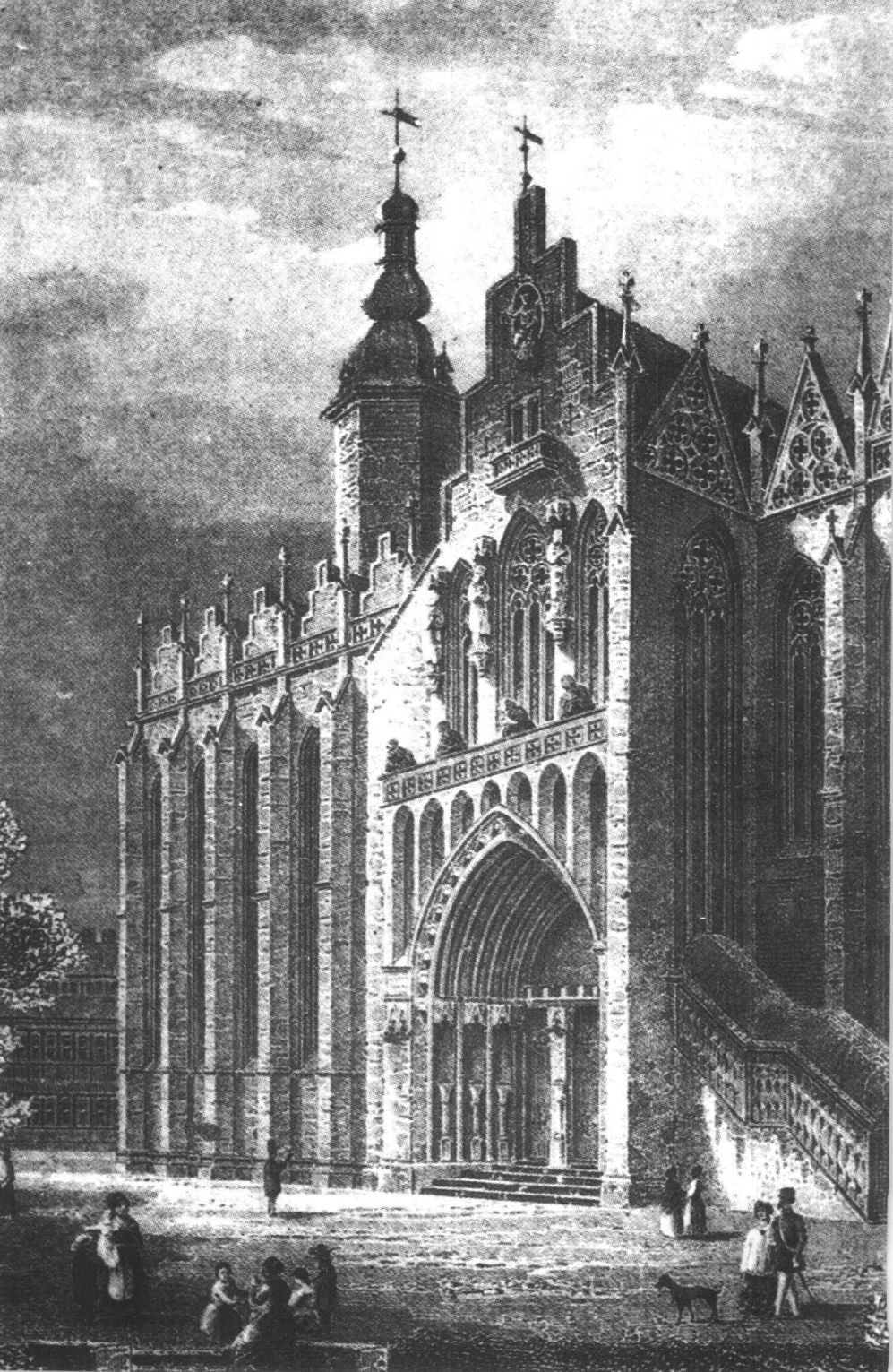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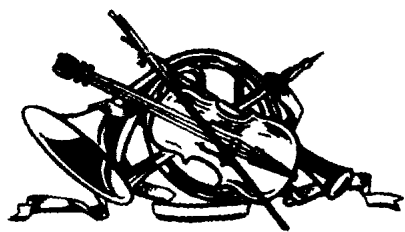
- 154 我迷过几年摇滚
163 我也曾像滚石下山过
173 爵士乐与其他

175 关于节奏的随感(四则)
182 我创作的歌曲《土豆是个秃老亮》
187 《手拉手》和《意大利之夏》
190 在肯尼·罗杰斯的气氛里
195 暖人如嫂的五轮真弓
198 香山的夜歌
203 青春期的歌手及其朋友
207 “发烧”时的话
212 向齐佩尔致敬
217 黄花城烽台上的吼唱
219 京沈公路骑行记
227 带一小“歌星”爬山
230 “小俄罗斯”
235 音乐与酒
238 诗·音·乐之关系

241 跋







雪山下的乡村圣咏

巴赫、亨德尔的音乐常在外国教堂中响起，我从影视看到这画面时，先注意的是声音，然后等着镜头摇出教堂外景以及周旁的民居。如果是乡村的大景，给我的触激确实大于什么圣·彼得、巴黎圣母院等城市中的豪华教堂。外国农村的唱诗班，我只听过录音：准确、单纯甚至单调，却更感人，不是艺术感人，是虔诚抓住你的心。

北京城内的南堂(宣武门)、北堂(西什库)在每年的12月24日夜，都辉煌热闹，站在门外，也能听见半专业水平的圣咏，唱到那首《平安夜》时，门口的不少人都能跟着哼唱，挺美



的，像天上的城市之音。

不过，十年前我就听过内蒙乡村的教堂风琴，是脸上有两块糙红的汉族姑娘弹的，曲子忘了是什么，反正很顺耳。我当时问她，她只用方音说了“很达耳”（亨德尔）。她的谱子在五线谱的行间记有简谱。她的老师，那个像乡村老会计的王神父已经不怎么弹了。那架特老的带有外文字母的风琴，就在堂内一角。新的风琴，是国产的，木表光亮，键盘黑白分明，可是神父说它的声音不如那架老琴。我见那老琴的两个踏板，有凹进去的痕迹，就像被走深了的石上小道。

这回 23 号，两个留学归来的姑娘，说要过什么“克瑞斯玛斯”。我说咱中国人一般只过党的生日、国的生日、春节元旦啥的，外国的什么“诞”就算了。她俩说在国外过了五年的圣诞，习惯了，就像中国的春节，只不过在两头热闹的中间也有神圣。她俩又纷纷讲起在尼斯、在圣弗兰西斯科、在米兰、在阿姆斯特丹等教堂听的圣咏，说那是真正的音乐会，不是音乐厅的音乐会。

我说，北京市内的教堂，圣诞那晚太挤，唱的又在纯朴和专业之间，弥撒曲我以为要不就非歌手唱，要不就专业的唱。我劝她俩跟我去一个音乐厅，那的晚会一多半都是“巴的”“亨的”。那个叫冬的姑娘忽然问：北京附近有没有乡村教堂，唱不唱圣咏。我说，有倒是有，不过都是“贫下中农”们唱的，我怕你



听了会觉得像河北梆子。

24号中午，她俩开车来接我了，非说要到河北农村去听圣咏，并贿赂我般地说，后备箱里给我带了一箱啤酒和一条“三五”。走呗，那就。那个叫希的姑娘还问，那边的教堂建筑不会像中国的庙吧。我说，都是哥德式的“堪普”。

车过官厅大坝，我们先顺便走一遭官厅峡。头3公里的峡谷，壁峭崖峻，土石路几乎悬崖而筑，路宽仅容一车，连续过了六七个粗糙的隧洞。崖下就是永定河。约6公里我们到了一个叫庄窝的小村。她俩说：这里风景不错，没有教堂呀。我说：这官厅峡的永定河岸，是一条古道，以前从西北方向进入北京，或去八达岭或走官厅峡，肯定有西方的传教士走过这道。

返回官厅大坝，我们又驱车往南，过了蚜坊口到了观音殿村，向南望望覆满白雪的东灵之顶（发现从这登顶要比南坡近得多）。可她俩说：这一带的地名尽是什么观音殿、塔儿寺啥的，不可能有教堂。接着，我们又路过了轩辕黄帝的故里、黑山寺、卧佛寺等典型东方式的乡村。那些小镇小街毫无节日气象，虽传出些音乐，也是港台的那种嘟嘟声。我劝她俩别着急，说：这是在中国河北的山区，不像欧洲的山村再小也布置出圣诞景象，河北北部这片地盘，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有传教士带着福音和圣咏歌谱进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河北最西部、不通铁路的蔚县了，蔚县里有好几个村会让你们吃惊的。



我以前因搞地理调查，来过蔚县一带，见过耸在土民居之上的尖顶和十字架。蔚县较偏僻，紧挨山西，民生比较艰苦，虽有佛寺道观但都势力不大，这也许是传教者看中的原因。我相信某个地区只要你见到一个教堂，必能再寻到另外的一两个——这是经验。

天已黑了，但阴历十七的月亮，仍然大而亮。照出南侧的座座雪峰，那都是两千六百米以上的大山。我告她俩：若是白天，雪峰下就是教堂尖顶，你会以为是在瑞士的，但尖顶下，你们可能会失望，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北方乡村的景象，土夯的房子，柴禾垛，猪圈马厩和穿着抵裆裤的黄脸农民，但他们也会唱亨德尔的东西。

我们在 109 国道约“200 公里”的地方，向南拐进了常宁镇，镇街无路灯。向南望，以为能看到灯光打照的教堂尖顶，没有，仍漆黑，问清了道，往南行约三四公里即见名叫安庄的小村。村中的巷道竟有路灯，儿童和妇女装扮一新。问：教堂在哪，答：往前走就看见了。

往前一拐弯，披着霓虹的教堂出现在眼前。她俩感叹道：嗨，还真是正儿八经的天主教堂，跟欧洲小教堂的样子差不多嘛。我们本打算停于院外，乡村却打开教堂院子的大门，让停在里面。

这教堂的两个钟楼对称而高耸，中间的尖顶上有十字



架。拱门，拱窗；侧面各有教友出入的傍门。院中有花泉池，其畔塑有圣母像。凡进院的教民先扞胸在圣母像前行一礼。

我们先去见了郑神父。他住在教堂的东厢里。其房间，一床一桌两沙发，墙上不少圣像和教历。郑神父是宣化人，看上去约 60 岁，他对我们不卑不亢，说：可以参加圣诞弥撒。他告诉我们：这教堂是教民集资九几年盖的，原先的老教堂在“文革”时毁了；除了礼拜外，教堂每天都有早弥撒和晚诵经；每年要过天主教的四大节（复活、圣诞、感恩等）、八小节；教堂的圣像、福音书、教历等都是教区（宣化教区）发下的，乐器是教友集资买的，唱诗班的都是教民。神父又饶有兴致地询问了她俩在欧美参观教堂的情形。

我和她俩被分别引领、女左男右地进了教堂旁门，堂内也是女左男右，皆跪在木垫板（背后有木条椅）上，双手放在前椅的靠背檐上。他们正在唱经。由女声小齐唱领唱，众教友跟着齐唱；领唱一会，跟唱一会。唱的是汉语，我听了半天仅听出“圣母玛丽亚”一词。据说五六十年代以前，不论世界哪一个天主教堂，唱诗一律用拉丁语，后来才可根椐地方语言唱圣咏。问题是这个教堂内唱的是欧洲版的圣咏么？我细听，也没找到巴洛克风格的旋律。

我问她俩：这是欧洲式的圣咏么？她俩摇头而笑。我说：这是冀北风格的，听起来，平淡处像和尚念经，旋律稍有拐弯处



又略带梆子味,但他们唱的是赞美圣母圣灵的歌。

据我所知,移民美洲大陆的黑人天主教徒,在教堂里也不全然唱亨德尔式的圣咏,听起来很有黑人音乐特色,即爵士化。每个地区因不同民族和地域,其语音、惯用旋律和节奏,都富地方色彩。我以为圣咏也会入境随俗的,尤其是普通弥撒。当然,特别弥撒,比如“哈利路亚”、“平安夜”以及“欢乐颂”全世界的天主堂都是唱一样的旋律,这就似乎各有各国的《东方红》、《马赛曲》、《星条旗永远在飘扬》,但所有无产阶级都会唱《国际歌》一样。

这个乡村小教堂中的弥撒,从音乐角度来说,旋律较平,似歌剧中的宣叙调;节拍也不明显;且一段一段地联唱,便若有无穷动的惯性。教友们的表情我看得清楚,虽是典型中国北方的脸膛及风雨侵过的颜色和纹路,但眼睛里都有一种朦胧望见远方般的光晕(比光芒散一些),嘴唇都是柔和的,脖颈都是松直的。领唱班的女嗓子们,音质薄而脆,音色侔,但非常齐,连鼻音、喉音都是一种粮食一种井水磨出来的。

她俩中叫冬的姑娘比较懂教堂音乐,进教堂前就纠正过我的关于“弥撒”就是“弥赛亚”之说,她强调:弥赛亚是亨德尔为教堂写的清唱剧,有三部共五十多章,是以圣经为脚本的;弥撒指天主教徒去教堂诵经,也指诵经时唱的宗教内容的歌曲。她还说她在法国的教堂听过弥赛亚中的《我知道我的救



赎主活着》、《他必像牧人喂羊群》。我说：释迦牟尼的生平都绘成了画，耶稣的事都编成了歌，还是歌更感人呀。我问弥赛亚本身啥意思，她说是救世主，专指耶稣。

我们仨人像教友们一样也跪在木板上。其实我不适应，但引领我入教堂的一个老者，把我领到两位教徒中间的一个空位，轻搥我肩膀，我只好跪下了。我瞥眼见她俩也跪在一群妇女中间。事后，我听那个叫希的姑娘说，她在美国也参观过不少教堂的弥撒，非教徒完全无须跪，随便站着，别出响动就行；而且也不分男右女左啥的，完全混散开。希姑娘在美国、加拿大呆过十多年，她说：我也不信教，但就是喜欢教堂音乐，比在音乐厅听宗教音乐更有真实气氛。我于教堂音乐很寡闻，只知巴赫、亨德尔以及贝多芬写的一些。她告诉说，近现代也有不少作曲家写弥撒，比较有名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科达伊，可能是因为宗教和音乐比较相通吧。

我们仨人所在的小教堂，没见到管风琴，但听见伴奏的器乐中有风琴，音质非常一般，声也小，弹奏者也基本不加和弦、不给复调，仍只起个领音的作用。我倒是早就听说，最早的教堂音乐，纯粹是“单声素歌”，既无伴奏也无和声，17世纪以后才加上了器乐与和声。至于现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音乐堂安装了巨大巨好的管风琴（电子化），在音色音量上或说在纯音乐角度上超过了教堂中的音乐，在本质方面却还落在后头。



冬姑娘也说：一个是虔诚的艺术，一个是虔诚的精神，对比感强极了。她又告诉我，也有专门的音乐会弥撒，其中不含诵经部分，声乐比如弥赛亚中的《田园》、《哈利路亚》，器乐中的比如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巴赫的《B小调弥撒》。

在午夜十一点半的大弥撒之前，我们坐在神父的餐室中与几位教徒聊天。餐厅干净，木桌上铺着浅色塑料布，取暖炉（兼烧水）的炉面也无煤渣，墙很白，室内温暖。我不懂天主教，只听她俩与教徒们聊的问题有：圣母玛丽亚到底有没有原罪；教会中的中层上层的确存在的腐败现象；天主教中的各派的戒律不一，比如有的教派神义是可以结婚的；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反而信教者与日俱增；关于面对困苦和死亡的问题；各教派对圣经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分歧；较为具体的宗教音乐问题。

我只对后者做了大概记录：弥撒分普通弥撒和特殊弥撒，像例行的《慈悲经》、《信经》、《圣哉经》为普通弥撒，词曲都是一样的。像《奉献经》、《圣餐经》、《升阶经》等都是在节日必唱的，是特别弥撒，都是专门作曲的。

我们又去了附近吉家营乡烧营灶教堂。它比安庄的教堂大一倍。在堂内靠后二层上的乐队规模也大得多，计有风琴、小号、萨克管等七八件。唱诗班多为年轻女性，甚至有中学生，她们并不跪，站在那里领唱。领唱群中单有一女声独唱领唱，嗓子有点像才旦卓玛，气息平稳且足，只是咬字有些地方味。



这教堂内的后墙根，有一小木屋，门上挂帘，估计是忏悔屋。事后我们问过当地人有没有忏悔的，答曰：有，就跪在帘外向帘内的神父忏悔，经常有的。

同样，这教堂内的圣咏我没听到一个耳熟的（也许是我们刚刚错过）。但教堂内的圣像圣画等布置是典型西化的：穹顶很高、拱窗很高、灯光很亮。这不似东方佛教寺院中的偏矮偏黯。教徒们的表情我也觉得熟悉，安宁而端庄。相反我见佛教徒在拜佛时的表情倒显得有些自卑而紧张。望着这些普通的乡村中国农民，口出带“圣母玛丽亚”的歌词，眼朝外国面容的圣像，我略感震动，因为反差比较大吧。

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我们离开教堂。驱车走了几公里，回头仍望见教堂上布置的霓虹灯。而路边，是黑乎乎的荒野，或早已熄灯睡觉的民居。往南看，借着月光，能望见小五台巍巍的雪峰，在夜幕下发出半白半蓝的朦胧光。我们住进蔚县的宾馆，打听到县城内没有教堂，最大的名胜是城北墙头的玉皇阁（靖边楼）。翌日早去看了，是歇山三重檐的，主供玉皇大帝。想起昨晚的教堂，我说：中国寺观的圣像往往慈祥或威严有余，不似玛丽亚像或耶稣像有一种苦难和悲悯之感。冬姑娘说：道教佛教音乐，也许更有道，但音乐确比不上天主教的。

蔚县在清朝时出过刑部和礼部的尚书，但在清末也有过若干默默无闻的传教士。熟悉蔚县史的人会向你讲人杰地灵